

书林漫步

## 激情为何物

◎桑农

翻阅黄梅新著《奥斯丁问题》(三联书店2023年9月版),见到第一页上有一句:“在漫长的维多利亚时代里,奥斯丁的作品赢得了G.H.刘易斯等文化名人的衷心赞许。”这位刘易斯,让我想起《简·爱》问世之初,与作者通信的那位。找出《夏洛蒂·勃朗特书信》一看,果然是同一人。有意思的是,刘易斯与夏洛蒂的通信也涉及奥斯丁,而且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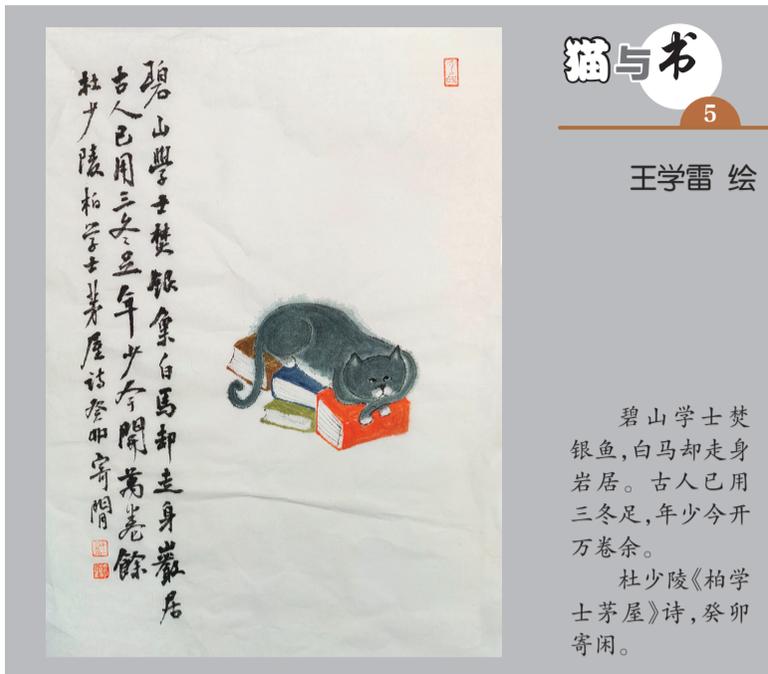
刘易斯是最早对《简·爱》表示好感的批评家,但他不赞成作品中“情节剧式的夸张格调”。在通信中,他规劝夏洛蒂,要坚持写真实,切莫偏离实际经验的园地。他推崇《傲慢与偏见》,希望夏洛蒂像奥斯丁那样“多加克制”。夏洛蒂则回信予以抗辩。

在1848年1月12日致刘易斯的信中,夏洛蒂写道:“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奥斯丁女士?对这一点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本来没有读过《傲慢与偏见》,看到你那句话,我把这书找来读了。可我看到了什么呀?一张平凡的面孔的一幅惟妙惟肖的银板照相!一座用围墙严加防护的、精心侍弄的花园,整齐的花坛镶边,娇嫩的花朵;可是一点也看不到五光十色的外景,没有开阔的田野,没有新鲜的空气,没有青山,没有绿水。她的那些绅士淑女们住在雅致的但是密闭的房子里,我才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哩。”

刘易斯答复说,奥斯丁不是一个诗人,没有“感伤情调”;并告诫夏洛蒂,必须“学会承认她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”。夏洛蒂随即反驳道:“没有诗情,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吗?奥斯丁女士既如你所说没有‘感伤情调’,没有诗情,那么她或许确是明智的,现实的,但她不可能是伟大的。”

在1850年4月12日致威·史·威廉斯的信中,夏洛蒂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:“我又读了奥斯丁女士的一本小说——《爱玛》,她把她那刻画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生活外观的行当干得异常出色。她的绘画犹如中国画一般惟妙惟肖,刻意求工。她不用任何强烈的东西来骚扰她的读者,不用任何深刻的东西来使他们不宁。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……”

夏洛蒂对奥斯丁的非议或许过于尖刻,但就像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那样,不能简单地视为“文人相轻”,因为同是经典作家,两人的艺术追求、人生态度截然不同。奥斯丁看重经验和现实,夏洛蒂看重激情和理想,是显而易见的。推崇奥斯丁,还是赞同夏洛蒂,由个人的秉性、趣味决定;《傲慢与偏见》流行,还是《简·爱》风靡,与社会风尚、时代风气相关。借用黄梅的概念来说,奥斯丁针对奥斯丁问题,夏洛蒂针对夏洛蒂问题,各有各的背景和意义,都能发人深省。



猫与书

5

王学雷 绘

碧山学士焚银鱼,白马却走身岩居。古人已用三冬足,年少今开万卷余。

杜少陵《柏学士茅屋》诗,癸卯寄闲。

书边杂写

## 徐汇唐肆主人

◎闫笑

黄裳藏有知不足斋钞本《知圣道斋读书跋尾》,据其《来燕榭读书记》所载,“此本得于徐肆唐肆”。此处“徐肆唐肆”四字,尽管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单行本、2013年中华书局选编本、202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全集本均同,实甚不辞,当作“徐汇唐肆”。徐汇即徐家汇。黄裳在增订本《来燕榭书跋》后记之中述其幼年聚书之癖,“常跑的不是书店,而是居处附近的一家旧纸铺,在我的书跋中称作‘徐汇唐肆’者就是”。然而未见黄跋手迹,不敢臆断“徐肆”是作者误写或手民误植。

唐肆主人名唐伯花,乃南汇人,“不识字而好书”,因而“携一章曰不读书人藏”,趣致以外,倒也切实。抗战期间,“劫火弥天,江南故家之书多以废纸论斤而出,唐君之肆居近土山湾,乃得从容收之,尝得褚礼堂家书,不少佳本”。当时“隐姓埋名住在徐家汇”的唐肆是唐肆常客,在他看来,“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,人还和气”。

黄裳在唐肆的“铺天盖地的旧纸丛中”陆续购得“全份《小说月报》和郁达夫龙凤飞舞的手稿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”,还有“残汲古阁本陆游集等”,并谓“余之始得旧本,盖始于此时”。其后“间关入蜀,遂断知闻。战后归来又过之,而新居远在十里以外,踪迹浸疏。主人亦以所得褚氏除烬,珍藏密锁,不更肯出矣。余以故人,尚时出一二小册见遗”。此中最可珍的是明嘉靖刻本《兰雪集》,“是那次从褚礼堂家秤来的书中剩下的最后一本”,始终不欲出手,专意贱价留待黄裳,于是“用一本书的版税(那是很菲薄的)外加几百斤旧报纸杂志结清了书账”。

因唐伯花“其人喜饮酒,一日忽中风,遂不起”。至于何时去世,黄裳先在“辛丑(1961)小雪前二日”写的《忆江南馆词》题记之中说是“四年前”,而据“乙巳(1965)新正”所写《皇明鸿猷录》跋语则称“六年前”,不知孰是。

新书快递

## 汉字革命: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(1916—1958)

钟雨柔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全书如同一个充满戏剧性张力的故事,既有宏观性的国际视野,又有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。从催生汉字革命的语音中心主义转向开始,讨论汉字革命的发生、变异和中止。汉字革命在中国的一步一步变异,正与中国革命的紧张进程相呼应、重叠,时代洪流为汉字革命赋予了不同面向。

## 童话、博物学与维多利亚文化

[法] 劳伦斯·塔拉赫-维尔马斯著 祝锦杰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

这是一部讨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自然文学与科学写作的著作,讨论主题围绕该时期的自然文学、经典童话与博物学运动而展开,妖精如缩小版的

人类,它们的无力蕴含着维多利亚人对自身的怜悯。

## 寻蟪记:书虫博物志

陈涌海著

商务印书馆

中国科学院“摇滚博导”陈涌海化身书虫,书海畅游——以科研精神饱蘸文艺笔墨,寻踪书虫的奇妙之旅。这是作者首次跨界博物写作,独家科研精神与人文情怀巧妙结合,煞是有趣。

## 国学浮沉

陈平原 袁一丹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“国学”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,与现代中国人的身心安顿息息相关。从社会学与心态史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“国学”沉浮,除了学理上的孰是孰非,更值得关注的是“国学热”折射出的时代氛围、精神需求、民众心理。本书尽可能兼顾各方立场,力图呈现众声喧哗的思想现场。

## 郑逸梅的一篇文言短序

◎霍加圣

偶见一册线装油印本,书名《茧丝蚕蚁室诗词卷》,作者为云间朱钺(星曲)。书前有郑逸梅的一篇文言短序,写于1988年元月,时年九十三岁。同年十二月,《郑逸梅小品》(即专收文言小品的《郑逸梅文稿》增订本)出版,此序未及收入,算是一篇“集外文”了。现过录如下:

“云间朱鸳雏,美丰姿,善诗文,为南社之翘楚。惜天不假年,卒时仅二十四岁。人以短命诗人黄景仁

喻之。但景仁之两当轩故居,庀材修葺,今属常州文物单位。而鸳雏之魂魄一去,渺同秋草。两者相衡,抑何轩轻乃尔,能不令人叩天阊而叫屈。幸也,鸳雏后继有人。嗣君星曲,温文彬雅,腾誉斐声,诗若词,茂美通脱,大有‘风箫吹断,重按霓裳’之概。承出示手册,盥诵一过,情韵盎然。嘱识数语,应之以啁引。”

朱星曲原是南社“短命诗人”朱

鸳雏之子。郑逸梅早年也是南社成员,与朱鸳雏有过通信往来,晚年著作《南社丛谈》《清末民初文坛轶事》中均有关于朱鸳雏的记载。其中还提及“鸳雏遗一子星曲”,并写道:“鸳雏子星曲,即由李子韩栽培读书,也能诗词,可谓亢宗有子。”

郑逸梅《民国笔记概观》里另有一则《朱鸳雏的(红蚕茧集)》。朱星曲自取斋名“茧丝蚕蚁室”,应是从其父这本笔记小说集之名生发而来。

书评书话